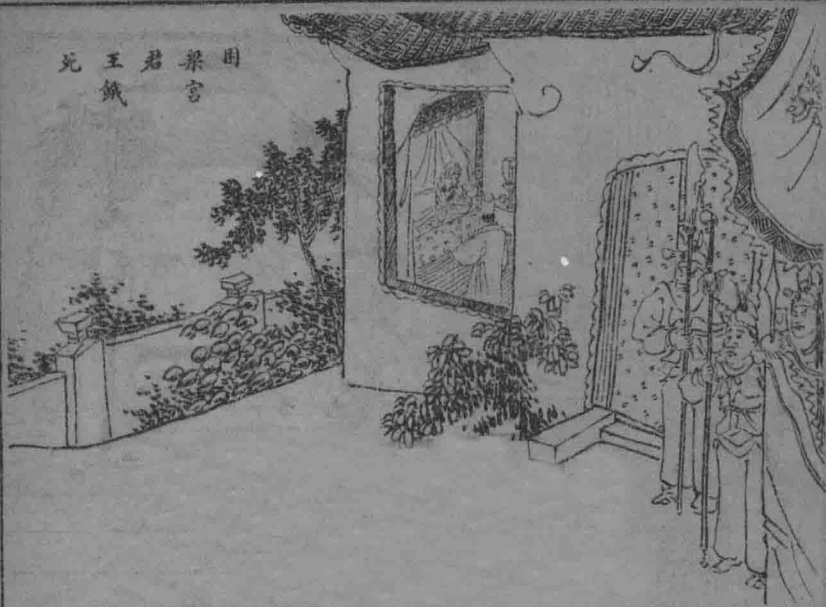


繪圖

南北史通俗演義

第七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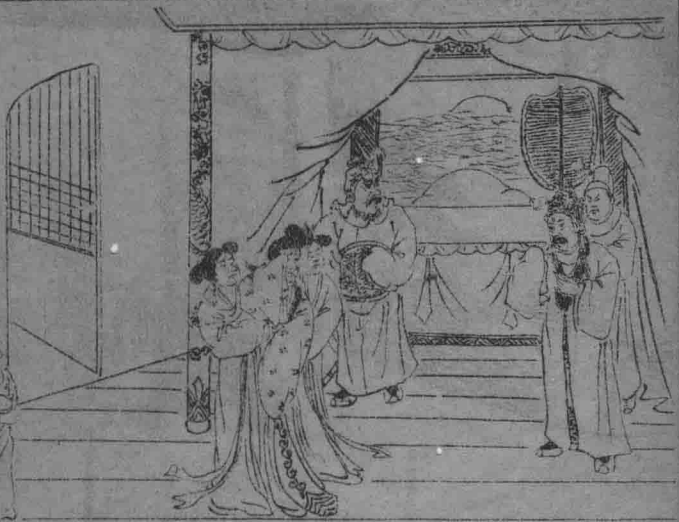
周梁君王死
宮



攻湘州叔姪尋



取公主
侯景
齊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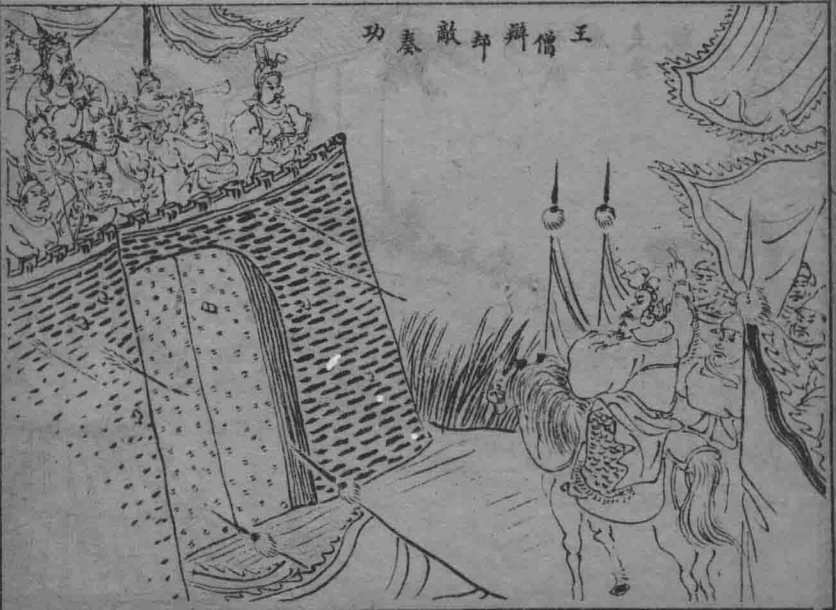
篡帝
祚高
洋竊國



陳霸先舉
兵討逆



王僧辯却敵奏功



弑梁
王大慈
行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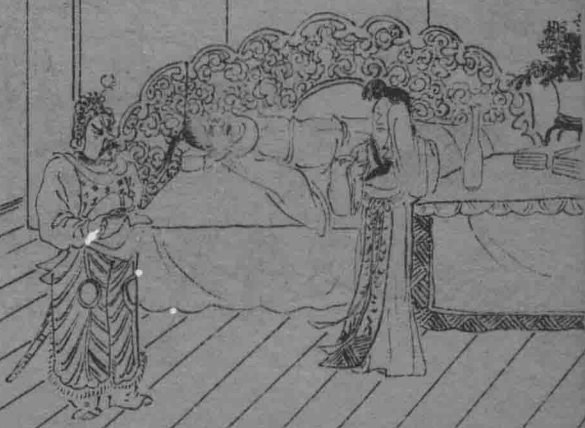
高
侯賊
庶承
統



殺李弟特遣猛將軍



既故主
兼及
親生女



帝元梁我茲陵江陷



王安晉立再辦僧誅



擒敵
將軍
大
投



逞淫威
齊主橫行



宇文
護扶
稚辟毒



陳霸先
盜國稱
尊



討王琳
屢次
交兵



諫
高洋
連
番受
責



朱華門



魏成皇叔篡位

逆懿親悍將逞謀



繪南北史通俗演義卷七

第六十一回 困翠宮君王餓死

攻湘州叔姪尋讎

却說侯景為傳敕命解散援軍。邵陵王綸等大開軍事會議。推柳仲禮主決。綸語仲禮道。今日事急。委將軍請將軍酌定進止。仲禮熟視不答。裴之高王僧辯齊聲道。將軍擁衆百萬。坐致宮闕淪沒。居心何忍。現只好竭力決戰。何必多疑。仲禮竟無一言。諸軍遂陸續散歸。邵陵王綸亦奔往會稽。仲禮及羊鴛仁王僧辯趙伯超等。並開營降景。僧辯既已

主戰

李

何降賊

軍士莫不憤惋。仲禮入城。先往謁景。然後入見梁主。梁主絕不與言。退省乃父

柳津不禁大慟道。汝非我子。何勞相見。景遣仲禮歸司州。僧辯歸竟陵。先是偽皇帝蕭正德與景私約。入城後不得全二宮。及景已入城。正德亦引衆隨至。揮刀欲入宮中。偏宮門被景軍守住。不准放入。正德正要喧嚷。那知景已傳示敕書。令他為侍中。大司馬。他恨景負約。又平白地將皇帝革去。仍降做梁朝臣子。叫他如何不憤。如何不悔。當下易去帝服。進見梁主。且拜且泣。梁主口述古語道。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元詩正德垂涕

而出。懊喪欲絕。景却格外防範。不使與聞朝事。一面囑前臨江太守董紹先使齎救文。往召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紹先帶去兵士。不滿二百人。并且連日飢疲。面有菜色。會理擁有一州兵士。飽馬騰。僚佐說會理道。景已陷京邑。欲先除諸藩。然後篡位。今若四

方拒絕。立當潰敗。王不如誅死紹先。發兵固守。倘慮兵力不足。儘可與魏連和。靜觀內

變。奈何舉全州土地。輕資賊手呢。會理道。諸君心事。與我不同。天子年尊。受制賊虜。今

有敕召我入朝。臣子怎得違背。且遠處江北。事業難成。不若身赴京都。就近圖賊。成功

與否。聽諸天命。我志已決定了。有兵有馬尚不能討賊。難道赤手空拳。還得成事麼。遂開城。迎入紹先。紹先悉收

文武部曲。鎧仗金帛。但遣會理單騎還都。及會理請開。由景授官侍中。兼中書令。會理暗

思匡復。怎奈手無寸柄。如何成謀。只得過一日。算一日。徐俟機位罷了。那湘東王繹。出駐

武城。始終不前。應前世子方等自都下馳歸。纔知臺城失守。索性退還江陵。信州刺史

桂陽王造。自西峽口入江陵城。擬待繹回議軍情。方還信州。適有雍州刺史張纘。貽繹

密書。內稱河東欲襲江陵。岳陽亦與同謀。不可不防。嗣又由裨將朱榮。亦遣人走報。謂

桂陽留此。無非與河東岳陽。裏應外合。為這種種讒構。遂使君父大讎。置諸不顧。徒惹

出一場叔姪的爭端來了。四應五十七回文字雍州刺史岳陽王粲。與相州刺史河東王粲。統是

昭明太子遺胤。譽隱蓄異志。待亂圖功。梁主早有所聞。特令張纘往代。纘本刺湘州。自

河東王粲入湘。纘輕譽少年。迎候多疏。為譽所恨。因留纘不遣。纘輕舟夜遁。欲赴雍州。

又恐譽不受代。左思右想。只有湘東王繹。尚是故交。不如徑赴江陵。勸繹除滅譽。譽可

巧繹出屯武城。留纘助守。當時兵馬惶惶。也無暇進陳私意。及援軍還鎮。樂得乘隙進

譏自快宿念。朱榮與續同黨。更欲翦除桂陽。緝向來多疑好猜。聞譏即信。便匆匆返至江陵。桂陽王愷莫明其妙。上前相迎。片語未完。即由緝麾動左右。把愷拏下。愷問得何罪。緝責他勾通譽。譽不容愷辨明冤誣。自拔佩劍。把他頭顱砍去。死得冤苦且遣人至漢口。說通成將劉方貴。使襲襄陽。方貴係岳陽王譽府司馬。本來受譽差遣。引兵勤王。旋因湘東各軍多半逗留。方貴亦勒兵不進。此次與緝連謀。將擬倒戈。忽由譽傳令召還。方貴疑秘謀已洩。遂據住樊城。不受譽命。譽發兵往討方貴。方貴出戰被殺。樊城當然歸譽。那湘東王緝尚未得信。贈續厚資。令赴雍州。續至大隈。始聞方貴戰死情狀。彼時不便折回。只好賫敕赴任。譽已得悉侯景入都。國家無主。那襄遠肯受代。暫令續寓居城西白馬寺。并令偏將杜岸給續道。看岳陽情勢。不容使君。何勿且往西山。權時避禍。續信為真言。與岸結盟。自着婦人衣。乘青布輿。逃入西山。譽討續有名。即使岸引兵追躡。把續擒歸。續情願割髮為僧。改名法續。譽含糊答應。但仍遣兵監守。不令他適。嗣是與緝有讎。專務私鬪。把國家事全然不理。反使侯景得獨攬朝綱。任意橫行。梁主衍受制。侯景非常懊恨。景薦宋子仙為司空。梁王道調和陰陽。須有特長。此種人物。怎得輕用。景又欲使徒黨二人為便殿主帥。亦不見許。太子綱慮景銜恨。入宮泣陳。梁王叱道。誰使汝來。若社稷有靈。終當克復。否則雖朝夕哭泣。亦屬何益。太子乃惶遽出宮。景擅使

部舉入直省中。或擊馬佩刀。出入宮廷。梁主偶有所見。不免叱問。直閣將軍周石珍隨

口答道。這是侯丞相的甲士。梁主瞋目道。什麼丞相。但叫侯景罷了。口中無強景備聞

消息。當然挾嫌。遂遣私黨監視御膳。一切飲食。格外剋損。梁主有所需索。輒不令進。自

思哀年結局。弄到這般地步。那得不悲從中來。終日懨懨。鬱極成病。遂致卧牀不起。展

轉呻吟。太子綱隨時入省。無非是以淚洗面。沒法可施。并因正妃王氏甫經病歿。悼亡

未畢。禁不住再違父危。最可恨的是叛賊侯景。還不肯令御醫入治。但祝梁主早崩。就

是太子出入。亦嘗派人偵察。不使自由。太子益生疑懼。特致湘東王繹密書。以幼子大

園相托。且自翦爪髮。一併寄去。湘東王繹方與二姪為難。也不過虛與周旋。敷衍了事。

太清三年五月上浣。梁主大斬。口中覺苦。索蜜不得。自呼荷荷。聲嘶力竭。痰喘交作。竟

爾去世。享八十六歲。統計在位四十八年。改元七次。天監普通大通中大通中大侯景秘不發

喪。遷殯昭陽殿。但迎太子入永福省。使照常入朝。且使黨羽王偉陳慶等。陪伴太子。名

為侍側。實是監督。太子只吞聲飲血。不敢悲號。殿外文武。尚未知有大喪。直至五月下

旬。景見內外無事。方纔計聞。把梓宮遷入太極殿中。奉太子綱即皇帝位。頒詔大赦。景

屯朝堂。分兵守衛。並請嗣王暉恩。凡北人陷沒南方。充作奴僕。概令釋放。嗣王綱不得

不從。他却從中收錄。引為己用。未幾有詔命傳出。追諡故妃王氏為簡皇后。立宣城王

大器為皇太子。封諸子大心為尋陽王。大欵為江陵王。大臨為南海王。大連為南郡王。

大春為安陸王。大成為山陽王。大封為宜都王。簡文首啟即以册妻封子為急務其志可知命南康王會理

為司空。兼尚書令。會理懦弱。雖是有心討賊。究竟不能制侯景。蕭正德為景所賣。密詔

鄱陽王範。令帶兵入除首惡。偏傳書人為景所獲。立召正德對質。正德無言可答。被景

驅入別室。將他絞死。晚死已景遣于子悅略吳郡。太守袁君正舉郡降景。唯新城戍將戴

僧暹不肯從令。景又遣來亮入宛陵。宣城太守楊白華誘亮入城。拏下處斬。御史中丞

沈浚避難東歸。與吳興太守張嶠會同討景。景令李賢明攻宣城。侯子鑒入吳郡。特派

儀同三司宋子仙。經畧東南。又投儀同三司郭元建為尚書僕射。領北道行臺。總江北

諸軍事。永安侯蕭確。見前材勇過人。自入都後。景愛他膂力。嘗引置左右。邵陵王綸顧

念私恩。屢遣密使往召。前時何故確語來使道。侯景輕佻。一夫可制。我嘗欲手及此賊。

但苦無閒可乘。卿為我還啟家主。勿以確為念。來使自去還報。確曰。何景際。輒思下手。

可巧。景召確同遊鍾山。確借射鳥為名。拈弓搭矢。向景射去。不料用力過猛。弓弦陡絕。

那箭幹拋至侯景馬前。突然自落。景知確存心不善。即揮動左右。將確拏住。確怒叱道。

我不能殺汝。汝即可殺我。我豈從賊為逆麼。說着。項下已著了一刀。墮首畢命。南徐州

刺史蕭淵藻。因入援無功。又聞景將蕭邕出據京口。迫令解職。頓時氣憤填胸。疾病交

作。或勸他出奔江北。淵藻歎道：我位居臺鉉，受眷特隆，既不能誅翦逆賊，正當同死。怎

可投身異類？苟延殘喘呢？嗣是累日不食，竟致喪生。雖與淵藻盡忠，然鄱陽王範聞建

康失守，復擬整軍入衛。僚佐進諫道：今東魏已據壽陽，若大王移足虜騎，必進窺合肥。

前賊未平，後城失守，豈非失計？不如待四方兵集，再議興師。進不失勤王，退可固根本。

方算得兩全了。範聞言也覺躊躇。果然東魏遣西兗州刺史李伯穆進逼合肥。又使魏

收致書與範，勒讓合州。範方謀討侯景，不得已將合州割讓。又使二子勤廣往質東魏。

乞師圖逆，自引戰士二萬人出屯濡須。檄召上游各軍，一同進援。偏上游無一到來。東

魏亦不聞出師，害得範進退傍徨。更兼糧食告罄，沒奈何許流西上。到了樞陽，景發兵

出屯姑熟。範將裴之悌率眾降景。範勢益孤。幸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貽書邀範。範乃

趨詣江州，寓居湓城。尚向各鎮通書，協圖巨復。湘東王繹因自稱奉得密詔，得假黃鉞。

大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封拜。集眾討景。一面徵兵湘州，遣使督促軍需。明是湘州刺

史河東王譽已與湘東王有隙，自然不肯受命。繹即遣少子方矩往代譽任，并令世子

方等發兵護送。行至麻溪，被譽率眾邀擊。一場鏖鬪，方等敗死。方矩慌忙逃還。徵倖得

了性命。繹聞方等敗沒，毫無戚容。看官道：是何因？原來方等生母徐妃與繹不睦。繹那

一目，妃嘗為半面粉。居室俟繹，繹見妃容，知他有意嘲笑。盛怒而出，所以累年不入。